

学^校
傳^世
藏^書
文库

主編
刘以林

中国文学 * 金瓶梅词话

XUEXIAO
Chuan
shi
cangshu
wenk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主编 刘以林

中国文学 * 金瓶梅词话

原著 兰陵笑笑生 [明]

缩编 李湘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中国文学部分 / 刘以林主编.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 5

ISBN 7 - 204 - 06840 - 8

I. 学… II. 刘…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4164 号

前 言

对于任何人和所有的人而言，历史造就的文学结晶都恢宏而幽微，它常以永恒的气质将时间合而为一，光芒烁烁，顺着整个人类向前的轨迹越过一代又一代仰望的目光，在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发润泽与温暖。在我们这一代，常青的文学之树已煌煌数千年矣，其作品之浩瀚，蕴含之广博，堆金砌玉胜境连踵何可复言！鉴此，本书挂一漏万拨冗选取佳本，以外国和中国两大部分汇成同一文库。外国文学部分以其最高成就长篇小说为唯一入选文体，包括《复活》、《红与黑》、《百年孤独》、《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皆是世界一流名著和几代人都决心与无可回避要阅读的作品，共有近 60 部；中国文学部分从先秦开始，纵向从《诗经》一直选到现代文学大师鲁迅，体裁上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皆是历朝历代中国文学中的最高成就，基本上以作家为单元，包括《〈史记〉选读》、《李白诗选》、《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众多的传世文学精华，可谓五千年文学瑰宝熔为一炉。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学校购买上的客观原因，我们反复讨论斟酌再三，并广泛征求多位专家和上百位学校师生的意见，最后以“精粹本”的形

式编成此书。全部长篇小说无论中国和外国都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择其意韵，撮其精华，每部都在6万字以下，极为适合阅读；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全部经过了精选，对古典文学的译本、引注等时下广为流行的繁杂部分，本书考虑到其对读者未必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而予以了剔除；对于有争论和多说并存的部分，本书择其善者而从之。本书的宗旨，是向广大学校师生和青少年从面上和纵深度上完整地展示人类文学的全貌，使其一叩文学之门顿见天高地远，至于进一步的深造，则要更专意地攻读原著或各作家的全集了，愿本书能成为通向文学最高境界的一把钥匙和一道桥梁。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虽倾尽心力慎而又慎，错谬之处仍恐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垂教。

刘以林

2003年5月，北京

话说宋徽宗政和年间，朝中宠信高、杨、童、蔡四个奸臣，以致天下大乱，黎民失业，百姓倒悬，四方盗贼蜂起。

那时山东阳谷县，有一人姓武，名植，排行大郎。有个嫡亲同胞兄弟，名唤武松。武大郎不满三尺，为人懦弱，浑名“三寸丁，谷树皮”，武松身長七尺，膀阔腰圆，膂力过人，一手好拳法，景阳冈上三拳两脚打死吊睛白额虎。

武大与武松分居后搬到清河县，终日在街上卖炊饼度日。不幸把浑家故了，丢下女孩迎儿，年方十二岁。那消半年光景，又消折了资本，移在大街坊张大户家临街房屋住。

张大户年近六旬，买了两个使女，一个叫潘金莲，一个叫白玉莲。白玉莲年方二八，东户人家女子，不久得病死了。只留下金莲一人。潘金莲是南门外潘裁缝的女儿，排行第六，九岁卖在王招宣府里，学习弹唱，描鸾刺绣，十五岁时王招宣死了，她妈以三十两银子又把她转卖给张大户。金莲长到十八岁，出落得脸似桃花，眉如新月。一日，张大户趁妻子余氏不在家，把金莲唤至房中，占有了她。后来还是被余氏察觉了，对金莲百般打骂。张大户为遮人耳

目，一分钱不要，白白的把潘金莲嫁给武大，私下仍继续与金莲偷情。张大户死后，余氏把武大、金莲赶了出去。武大便在紫石街租房卖炊饼。

一日，武大在街上与弟弟武松相遇，把武松接回家。潘金莲多番勾引，武松一怒之下搬出去。

春光三月，天气回阳，一日，潘金莲站在帘子下用叉竿放帘子，忽被一阵风吹倒叉竿，金莲拿不牢，正巧打在下面的一人头上。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清河县富商子弟西门庆。

西门庆从小父母双亡，游闲浪荡，专在外面眠花宿柳，惹草招风。新近娶了本县清河左卫吴千户的女儿吴月娘为继室。又娶了妓院里的李娇儿、南街卓二姐做二房、三房。大房中的三四个丫头也被他占有。

西门庆自从帘下见了那潘金莲一面，寻思道：“好一个雌儿，怎能够得手？”猛然想起卖茶王婆子来。便道：“干娘，你端的与我说成这件事，我便送十两银子与你。”

却说西门庆在房里，把眼看那妇人，云鬓半挂，酥胸微露，粉面上显出红白来。一径把壶来斟酒，西门庆故意把袖子在桌子上一拂，将筷子拂落在地上。西门庆连忙俯下身去拾，见金莲一对小小金莲，飞跳在筷边，便在她的绣花鞋上捏一把。金莲笑将起来，说道：“官人休要啰唆，你有心，奴亦有意。你真个勾搭我？”当下两人就在王婆房里，脱衣解带，共枕同欢。

二人云雨才罢，正欲各整衣襟，王婆推门进来，拍手

打掌说道：“你两个做的好事？”王婆向潘金莲道：“好呀，好呀！我请你来做衣裳，不曾教你偷汉子。你家武大郎知道，须连累我。不若我先去对武大说去。”潘金莲慌的扯住她的裙子，跪下说道：“干娘饶恕！”王婆道：“你们都要依我一件事。”金莲道：“休说一件，便是十件，奴也依干娘。”王婆道：“从今日为始，瞒着武大，每日休要失了大官人的意，早叫你早来，晚叫你晚来，我便罢休。若一日不来，我便就对武大说。”王婆又道：“西门大官人，你自不用着老身说得，这十分好事已都完了，所许之物不可失信。你若负心，去了不来，我也要对武大说。”西门庆道：“干娘放心，并不失信。”

到次日，西门庆又来王婆家。西门庆仔细端详金莲，比初见时越发标致。吃了酒，粉面上透出红白来，于是搂在怀中，掀起她的裙子，欣赏她的小脚。一递一口，与他吃酒。在王婆房内作乐。自从当日为始，潘金莲每日趲过王婆家，与西门庆偷会，恩情似漆，心意如胶。不到半月之间，街坊邻舍都知晓了，只瞒着武大一个。

说话郓哥被王婆打了，心中正没出气处，一径奔来街上寻武大郎。郓哥说：“街上有人道，西门大官人在王婆那里，和武大娘子勾搭上了，每日只在那里行走。”武大道：“真个有这等事？”郓哥道：“你问道真个也是假，莫不我哄你不成？”

王婆只叫得：“武大来也！”潘金莲正和西门庆在房里，做手脚不迭，先奔来顶住了门，西门庆便扑入床下去躲。武

大抢到房门首，用手推门，叫道：“做得好事！”潘金莲慌做一团，口里便说道：“你闲常只好鸟嘴，卖弄杀好拳棒，临时使用儿，只个纸老虎也吓一跤。”西门庆听这话钻出来，说道：“娘子，不是我没本事，一时间没这智量。”便来打开门，叫声“不要来！”武大待揪他，被西门庆早飞起脚来，正踢中心窝，望后便倒了。王婆当时扶起武大，见他口里吐血，脸色蜡黄，便叫潘金莲舀碗水把他救醒。

武大一病五日不起，要汤不见，要水不见。潘金莲每日浓妆艳抹到隔壁王婆家。王婆道：“你们都要长做夫妻，要短做夫妻？”西门庆道：“只要长做夫妻。”王婆道：“如今这搗子病得重，趁他狼狈好下手。大官人家里取些砒霜，交大娘子自去赎一帖心疼的药来，把砒霜下在里面，把这矮子结果了，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等待夫孝满日，大官人一顶轿子娶到家去。”西门庆道：“干娘此计甚妙。”

潘金莲先把砒霜倒在盏内，把汤冲在盏里，调得匀了，便扶起武大把药灌。武大哎了一声，说道：“大嫂，吃下这药，肚里倒疼起来，……苦呀，苦呀！倒当不得了！”潘金莲扯过两床被子，没头没脸只顾盖，怕他挣扎，便跳上床，骑在武大身上，把手紧紧按住被角，武大哎了两声，身体动不得了。王婆从后门走过来，先把武大嘴边唇上都抹了，把七窍淤血痕迹拭净，便把衣裳盖在身上。

第三日早五更，众火家都来扛抬棺材。来到城外化人场上，便教举火烧化棺材，并武大尸烧得干干净净，把骨殖撒在池子里。潘金莲回到家中，设个灵牌，上写“亡夫

武大郎之灵”。当日却和西门庆搂做一处，二人在楼上任意纵横取乐。如今家中无人，两个恣情肆意，停眠整宿。

因西门庆两日不来，潘金莲就骂道：“负心的贼，如何撇闪了奴，又往哪家另续上心甜的儿了？”西门庆道：“家中小妆昨日没了，殡送忙了两日。今日往庙上去，替你置了些首饰珠翟衣服之类。”潘心莲满心欢喜，陪着西门庆，并肩饮酒。西门庆听了潘金莲弹的琵琶曲，喜欢的一手搂着她的粉颈，就亲了嘴，夸道：“谁知姐姐你有这段儿聪明？”潘金莲笑道：“奴今日与你百依百随，是必过后休忘了奴。”西门庆一面捧着她的香腮，说道：“我怎肯忘了姐姐？”不一时，二人吃得酒浓，掩闭了房门，解衣上床顽耍。王婆把大门顶着，和迎儿在厨房中。由着二人在房内，似水如鱼，取乐欢娱。

薛嫂走到铺子门首，见西门庆正在里面与主管算帐。薛嫂道：“我有一件亲事，管情中得你老人家意，就顶死了的三娘窝儿。”西门庆听说妇人会弹月琴，便在心上，就问薛嫂儿：“几时相会看去？”

到六月初二日，西门庆一顶大轿，四对红纱灯笼，她姐姐孟大姨送亲。兰香、小鸾两个丫头都跟了来，铺床叠被。小厮琴童年方十五岁，亦带过来伏侍。西门庆就把西厢房里收拾三间与她做房。排行第三，号玉楼。令家中大小都随着叫三姨，到晚，一连在她房中歇了三夜。

话说西门庆自从娶了孟玉楼在家，新婚燕尔，如胶似漆。又遇着陈宅那边，使了文嫂儿来通信，六月十二日就

要娶大姐过门。三朝九日，足乱了约一个月多，不曾往潘金莲家去。

潘金莲把玳安叫进门来问他：“你爹家中有甚事？如何一向不来傍个影儿，看我一看？想必另续上一个心甜的姊妹，把我做个网巾圈儿，打靠后了。”玳安道：“六姨，你休哭。俺爹怕不的也只在两日头，他生日待来也。你写几个字儿，等我替你捎去，与俺爹瞧看了，必然就来。”她换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等了一日，杳无音信；盼了多时，寂无形影。王婆道：“咱晚来，茶前酒后，他定也不来。待老身明日清早，往大官人宅上请他去罢。”潘金莲道：“干娘，是必记心，休要忘了！”

比及到妇人门首，王婆子先入去报道：“大娘子且喜：还亏老身去了，没半个时辰，把大官人请得来了。”西门庆摇着扇儿进来，带酒半酣进入房来，与妇人唱喏。潘金莲还了万福，说道：“大官人，贵人稀见面。怎的把奴来丢了，一向不来傍个影儿？家中新娘子陪伴，如胶似漆，哪里想起奴家来。还说大官人不变心哩！”西门庆道：“你休听人胡说，那讨甚么新娘子来！”当下西门庆吩咐小厮回马家去，就在潘金莲家歇了。

光阴似箭，到了八月初六。西门庆拿了数两散碎银子，二斗白米斋衬，来潘金莲家，教王婆到报恩寺请了六个僧人，在家做水陆超度武大。且说潘金莲怎肯斋戒，陪伴西门庆睡到日头半天，还不起来。和尚请斋主拈香金字，证盟礼佛，潘金莲方才起来梳洗，乔素打扮，来到佛前参释。

在佛前烧了香，念了字，释礼佛毕，回房去了；依旧陪伴西门庆做一处，摆上酒席荤腥来，自去取乐。

且说西门庆娶潘金莲到家，收拾花园内楼下三间与她做房。一个独独小院，角门进去，设放花草盆景。一边是外房，一边是卧房。大娘子吴月娘房里使着两个丫头，春梅和玉箫。西门庆把春梅叫到金莲房内，令她服侍金莲。用五两银子另买一个小丫头，名唤小玉，服侍月娘。又替金莲六两银子买了一个上灶丫头，名唤秋菊。排行金莲做第五房。

西门庆当下就在潘金莲房中宿歇。到第二日，金莲梳妆打扮，到吴月娘房里拜见大小，递见面鞋脚。

隔壁王婆听得武二归来，生怕决撒了，只得走过，帮着迎儿支吾。武二见王婆过来，问道：“我哥哥往哪里去了？嫂嫂也怎的不见？”王婆道：“哥哥自从你去了，到四月间，得个拙病死了。”武二道：“我哥哥四月几时死了？得什么病？吃谁的药来？”王婆道：“你哥哥四月二十头，猛可地害急心疼起来。病了八九日，求神问卜，什么药不吃到，医治不好，死了。”武二道：“我的哥哥从来不曾有这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第二日，武二写了状子，带着郓哥到厅上跪下，声冤起来。

且说西门庆正和县中一个皂隶李外传，专一在县在府掇揽些公事，往来听气儿撰钱使。因此县中起了他个浑名，叫做“李外传”。那日，见知县回去武松状子，讨得这个消息，便来回报西门庆。正吃酒在热闹处，西门庆忽然把眼

向楼窗下看，只见武松凶神般从桥下直奔酒楼前来。已知此人来意不善，推更衣，从楼后只一跳，顺着房山跳下人家后院内去了。

且说西门庆打听武松往孟州充配去了，一块石头方落地，心中十分自在。于是吩咐家人来旺、来保、来兴儿，收拾打扫后花园芙蓉亭，安排酒席，请大娘子吴月娘、第二李娇儿、第三孟玉楼、第四孙雪娥、第五潘金莲，合家欢喜饮酒，只见小厮玳安领着一个一个小厮，一个小女儿，拿着两个盒儿，说道：“隔壁花太监家的，送花儿来与娘们戴。”原来花子虚浑家娘家姓李，因正月十五日所生，那日人家送了一对鱼瓶儿来，小名就叫瓶姐。先与大名府梁中书家为妾，因政和三年正月上元之夜，梁中书同夫人在翠云楼上，李逵杀了全家老小，梁中书与夫人各自逃生。这李氏带了一百颗西洋大珠，二两重一对鸦青宝石，与养娘走上东京投亲。那时花太监由御前班直升广南镇守，因侄男花子虚没妻室，就使媒人说亲，娶为正室。

且说当日西门庆率同妻妾，合家欢喜，至晚方散。归到潘金莲房中，已有半酣，乘着酒兴，要和妇人云雨。妇人连忙薰香打铺，和他解衣上床。因呼春梅进来递茶，妇人恐怕丫头看见，连忙放下帐子来。西门庆道：“怕怎么的？”因说起：“隔壁花二哥房里倒有两个好丫头。今日送花来的是小丫头。还有一个，也有春梅年纪，也是花二哥收用了。”潘金莲听了，瞅了他一眼，说道：“怪行货，我不好骂你？你心里要收这个丫头，收她便了。如何远打周折，指山说

磨，拿人家来比。奴一节不是那样人，她又不是我的丫头。既然如此，明日我往后边坐，一面腾个空儿，你自在房中叫她来，收她便了。”到次日，果然潘金莲往后边孟玉楼房中坐了。西门庆叫春梅到房中，收用了这妮子。金莲自此一力抬举她起来，不令她上锅抹灶，只叫她在房中铺床叠被，递茶水，衣服首饰拣心爱的与她，缠的两只脚小小的。原来春梅性聪慧，喜谑浪，差应对，生的有几分颜色，西门庆甚是宠她。

西门庆许了金莲，要往庙上替她买珠子，早起来等着要吃荷花饼。他遂吩咐秋菊，往厨下对孙雪娥说去。约有两顿饭时，潘金莲已把桌儿放了，却不见拿来，急的西门庆只是暴跳。金莲见秋菊不来，使春梅：“你去后边瞧瞧，那奴才只顾生根长苗不见来。”春梅与孙雪娥顶了嘴回来。潘金莲道：“我说别要使她去，人自恁和她合气，说俺娘儿两个霸拦你在这屋里，只当吃人骂将来。”

西门庆听了，心中大怒，走到后边厨房里，不由分说，向孙雪娥踢了几脚，骂道：“贼歪刺骨，我使她来要饼，你如何骂她？你骂她奴才，你如何不撒泡尿，把你自家照照？”孙雪娥被西门庆踢骂了一顿，敢怒而不敢言。西门庆刚走到厨房门，孙雪娥向大家诉苦，不想被西门庆听见了，复回来，又打了几拳，打的雪娥疼痛难忍，西门庆去后，雪娥气的放声大哭。

西门庆结识了十个人做朋友，每月会茶饮酒。一日，花子虚摆酒会茶，席上，西门庆结识了妓女李桂姐。次日，使

小厮往家去拿五十两银子，缎铺内讨四套衣裳，要梳笼李桂姐。西门庆在院中贪恋桂姐姿色，约半月不曾来家，丢的家中这些妇人都闲静了。别人犹可，惟有潘金莲，青春不及三十岁，欲火难禁一丈高。当时玉楼带来一个小厮，名唤琴童，年约十六岁，生的眉目清秀。这小厮专一献小殷勤，以此潘金莲喜他，常叫他入房，赏酒与他吃。两个朝朝暮暮，眉来眼去，都有意了。

潘金莲知道西门庆不来家，把两个丫头打发睡了，推往花园中游玩，将琴童叫进房，与他酒吃。把小厮灌醉了，掩闭了房门，裙衣解带，两个就做一处。自此为始，每夜便叫小厮进房中如此，未到天明，就打发出来。有一回，风声吹到孙雪娥、李娇儿耳朵内，齐来告月娘，月娘再三不信。西门庆回家，齐来告诉潘金莲在家养小厮一节。西门庆听了，怒从心头起，打毕琴童，赶了出去。骂潘金莲道：“贼淫妇，有人说你把头上金裹头簪子两三根，都偷与了小厮。你如何不认？”向她白馥馥香肌上飏的一马鞭子。春梅几句话把西门庆说的一声不言语，丢了马鞭子，教金莲起来穿上衣服，放桌儿吃酒。

西门庆安心设计，图谋李瓶儿。屡屡安下应伯爵、谢希大这伙人，把花子虚挂住在院里，饮酒过夜。他便脱身来家，一径在门首站立着。李瓶儿影身在门里，见他来便闪进里面；他过去了，又探头去腿。两个眼意心期，已在不言之表。西门庆走到潘金莲房里，刚脱了衣裳，就往前边花园里去坐，单等李瓶儿那边请他。少顷，只见丫环迎

春，黑影里扒着墙，推叫猫，看见西门庆坐在亭子上，递了话。西门庆掇过一张桌凳来踏着，暗暗扒过墙来。李瓶儿打发子虚去了，立于穿廊下，看见西门庆过来，欢喜不尽，迎进房中，交杯换盏，饮酒做一处。吃得酒浓时，两人上床交欢。

潘金莲贼留心，暗暗看着他。只见先头那丫头在墙头打个照面，西门庆就搭着梯凳过墙去了。金莲见他来，跳起来坐着，一手撮着他耳朵，骂道：“与隔壁花家那淫妇，得手偷了几遭？说出来，我便罢休。”西门庆听了慌的装矮子，跪在地上，笑嘻嘻央求。自此为始，西门庆过去睡来了，就告诉潘金莲说：李瓶儿怎的生得白净，身软如棉花瓜子一般，好风月，又善饮，“俺两个帐子里放着果盒，看牌饮酒，常玩耍半夜不睡。”两个絮聒了一回，晚夕金莲在房中香薰鸳被，与西门庆展开手卷，在锦帐之中，放于飞之乐。

花子虚打了一场官司出来，没分得丝毫，把银两、房舍、庄田又没了，两箱内三千两大元宝又不见踪影，心中甚是焦躁。因向李瓶儿查算西门庆那边使用银两下落，今剩下多少，还要凑着添买房子，反吃妇人整骂了四五日。后来子虚只拼凑了二百五十两银子，买了狮子街一所房屋住。得了这口重气，刚搬到那里，不幸害了一场伤寒。从十一月初旬睡倒在床上，就不曾起来。初时李瓶儿还请的大街坊胡太医来看；后来怕使钱，只挨着。一日两，两日三，挨到三十头，呜呼哀哉，断气身亡。亡年二十四岁。子虚一

倒了头，李瓶儿就使了冯妈妈请了西门庆过去与他商议，买棺入殓。送殡回来，各都散了。当日妇人轿子归家，也回了一个灵位供养在房中。虽是守灵，一心只想着西门庆。从子虚在时，就把两个丫头教西门庆要了；子虚死后，越发通家往还。

话说西门庆出离院门，打马径到狮子街李瓶儿家。见西门庆来，李瓶儿忙轻移莲步，下阶迎接。因问西门庆：“你那边房子几时收拾？”固指道：“奴这床后茶叶箱内，还藏着四十斤沉香，二百斤白蜡，两罐子水银，八十斤胡椒。你明日都搬出来，替我卖了银子，凑着你盖房子使。你若不嫌奴丑陋，到家好歹对大娘说，奴情愿只要与娘们做个姊妹，随问把我做第几个的也罢。亲亲，奴舍不的你！”西门庆慌把汗巾儿替抹泪，说道：“你的情意我知道，也待你这边孝服满，我那边房子盖了才好。不好，娶你过去没有住房。”李瓶儿道：“我的哥哥，这等才可奴之意。”于是两个颠鸾倒凤，淫欲无度，狂到四更时分，方才就寝，直睡到次日饭时不起来。李瓶儿且不梳头，迎春拿进粥来，只陪着西门庆吃了上半盏粥儿，又拿酒来，二人又吃。

西门庆去找月娘，月娘正梳头，西门庆把李瓶儿要嫁一事，从头至尾说一遍。月娘道：“你不好娶她的休。她头一件，孝服不满；第二件，你当初和她男子汉相交；第三件，你又和他老婆有连手，买了他房子，收着他放的许多东西。”几句说的西门庆闭口无言，自己坐在椅子上沉吟，又不好回李瓶儿语，又不好不去的。寻思了半日，还进入